

韬奋与南通

● 韬奋在苏中抗日根据地

● 抚今追昔话韬奋

● 韬奋夫人沈粹缜追叙往事

刘季平

徐希权

史懿慈



○ 我两次入党的前前后后

季方

○ 我热爱如皋

汪中辰

○ 杜威博士在通记

陆伯生

○ 张謇仗义执言二例

郭士龙

韬奋与南通

《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

政协南通市文史编辑部编辑出版

韬奋与南通

《南通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

• • •

政协南通市文史编辑部编

(江苏南通市建设路1号)

• • •

南通市文史编辑部出版

如东县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3 字数15万字

199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册

书号 STC(94)9号

定价：4.80元



故國旌旗列江南夜半驚呼
敵胆寒鎮江城下初豈遇
脫手斬得小梅香

錄陳毅將軍詩書卷

谷風先生雅屬

陸青
辛酉年十二月

從實踐中體驗道
的知識是最珍貴
的知識

家齊同學

趙平 1992.12.26

加強團結 拆下民主

重現抗戰最後勝利

梅子山 一九四二年十月

目 录

韬奋与南通

· 回忆韬奋 ·

- 韬奋同志在苏中抗日根据地** [刘季平] (1)
- 抚今追昔话韬奋** 徐希权 (9)
- 写于纪念韬奋先生在南通50周年的日子里
- 韬奋夫人沈粹缜追叙往事 文慰慈 (15)
- 韬奋和南通 曹从坡 (31)
- 听邹韬奋先生演讲 高 宇 (33)
- 一件难忘的事
- 邹韬奋先生在温家桥南通县中** [吴浦云] (35)
- 忆韬奋在一次青年座谈会上 吴 骅 (39)
- 追忆邹韬奋先生在紫石中学 许映光 (44)
- 邹韬奋在南通的日日夜夜 刘谷风 (49)
- 历尽艰难觅光明** 王耀辉 (55)
- 邹韬奋的一生

· 纪念韬奋 ·

- 回顾与希望** 沈粹缜 (73)
- 邹韬奋夫人在韬奋印刷厂 仇 红 (76)

2004/4

南通韬奋印刷厂命名的由来.....仇 红 (79)

韬奋书店始末.....崔木三 (81)

邹韬奋诞生90周年纪念封记略.....季修甫 (84)

濠河边，这座韬奋塑像.....熊江卫 (86)

深远的影响.....余学广 (89)

——赞韬奋在南通县中

银杏树下.....丁松林 (94)

文 史 钩 沉

我两次入党的前前后后.....季 方 (97)

回忆李俊民.....陆文蔚 (103)

献身南通水利事业的荷兰工程师特来克.....须景昌 (107)

我对李兆董教授夫妇的印象.....王愈疏 (118)

油脂化工专家刘复光教授.....王士明 (122)

记教育家顾贻予先生.....陆伯生 (124)

南通早期闻名的数学家崔朝庆.....陆伯生 (126)

杜威博士在通记.....陆伯生 (130)

· 海外名人 ·

台湾“教育部长”朱汇森.....盛星辉 (134)

梅花开自苦寒来.....汪中展 (137)

——汪中展自传

· 昨日南通 ·

“丹凤阁”和“三友书店”.....陆文蔚 (139)

我热爱如皋.....汪中展 (142)

忆南通《绥靖日报》及其他·····	张连莹 (148)
兴旺一时的兴仁花纱布市场·····	葛谨言 (154)
漫话军山佛宇变迁·····	余继堂 (157)

· 张謇史料 ·

远征河套的西通公司·····	张海珊 (163)
张謇仗义执言二例 ·····	郭士龙 (168)
南通民立中学概况·····	潘毓厚 (172)
良农海门刘叟墓碣·····	顾振虞供稿 (174)

· 其他 ·

清代通州状元 榜眼 探花

三鼎甲的轶闻·····	马光国 (177)
谈“解差与犯妇”及其史实·····	沙 旦 (180)
补白 ：悼刘驰同志 (8) 师范学校祝先师歌 (30) 缅怀史白同志 (32) 著名新闻工作者出版家邹韬奋改名 (38) 国歌为通州师范作 (43) 通州小学校歌之一、通州小学校歌之二、女师范学校校歌 (48) 张徐私立女校歌、通州师范学校校歌 (54) 长乐镇初等小学校歌、女师范校歌 (78) 师范附属小学校校歌、垦牧乡高等小学校歌 (96)	
编后 ·····	编者 (182)

韬奋同志在苏中抗日根据地

□ **刘季平**

1942年冬,大约是在十一月下旬到次年一月上旬,是我同邹韬奋同志在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同住、同吃、同行的一个多月。那时,我已不担任苏中二分区专员,回到苏中行政公署任文教处长。但文教处的多数同志已转到如东地区编辑教材,只有我随同苏中区党委和行政公署仍暂时留驻二分区东台县东部的农村中。十一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们的机关已决定由三仓河附近转移到更东边的垦区去,忽然接到泰东县长董希白同志的来信,说邹韬奋先生几经周折,由上海来苏中,希望我去看他。我和韬奋同志本来相熟,久别重逢,格外高兴,就立即骑马去相距二十多里地的泰东县驻地,于当晚把他接到我们新转移的垦区。并由苏中区党委立即电告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军部因为所在的盐阜地区当时敌情紧张,复电建议他先在苏中逗留一段时间,而苏中区党委又决定要我具体负责接待他。这样就开始了我们朝夕相处一个多月的这一段生活。

所谓“同住”,不是一直同住在固定的居所,而是同在经常搬来搬去的这一处或那一处由农民临时腾出的住处。“同吃”,一般都是我们那时日常所能吃到的粗菜淡饭,只偶然能特别优待,增加一小碟炒鸡蛋之类的客菜。“同行”,更非同寻常,是指每隔几天就要转移一下的夜间行军,这种行军有远有近,近的一二十里,较远的有两次,一次是由东台县东部转到如皋县东北部,一次是由如皋县东北部转到南通县东北部,行军时总是傍晚出发,一直走到半夜或拂晓,才能到达宿营

地，等分好房子才能住下来。那时稻奋同志已开始患耳病（当时还只认为是中耳炎）。像这样的吃、住、行生活，实在是非常艰苦的，可是他却一直都显得十分愉快，甚至诙谐地说：在这儿，比他前些时经过东江纵队游击区好得多，因为在东江时，常在两侧都夹着稻田的小路上走夜路，而他的眼睛又不好，分不清路与田，老要滑倒吃苦头。在这里，我们给他配备了马，骑在上面他可以毫无顾虑地眼着队伍走。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典范

那一个多月，稻奋同志是亲自深入考察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个多月，同时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得以亲身体会和学习他的好思想，好作风。

自相见后第一晚起，直到后来分别，除去我有时要去参加几次会议外，我和稻奋同志就时刻在一起，从未分开。起初，根据地的大部分干部和群众还不知道他来了苏中，每天只有来找我谈情况和工作的人才碰见到他。当这些同志谈工作时，不可能只限于谈文教工作情况，还总要涉及敌伪动态变化情况，各地群众的组织、生活思想情况，以至各级学校教师学生参加当地中心工作及对敌斗争的某些具体情况，他不仅很感兴趣，细心倾听，还往往很激动地参加进来，提些问题一起谈，以济知道他来苏中的人多了，专门来访问他的人就日益增多，有些学校或单位特地前来邀请他去讲话，这样我又反过来变成陪同他接待客人或出去走访群众的联系人。

在这个期间，我对他产生了一个越来越想要弄明白的问题，他原先只是一个一般知识分子，一个刊物（《生活》周刊）的主编，后来不单是刊物的销量逐年增多，远远超过当时其他许多刊物的发行量，而且成为全国各地城乡、各阶层人士极为知心的朋友。仅就他来到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迄的接触

面之大、之广来看，就令我非常惊异。不仅在根据地中有不少老、中、青，大、小知识分子和群众中的骨干积极分子仰慕他的大名，都很想找机会来看他，就连附近敌伪据点里的汉奸伪军中也有人特别设法送信来，向他说明苦衷，表达心意。我们转移到南迤县东北乡后不几天，住在离骑岸镇不远的的一个农民家里，原想保守几天秘密，隐蔽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不料有一天清晨，一位农民装束的老人送来一封交邹韬奋先生亲启的信，拆开一看，竟是敌伪据点里一个伪军营长辗转托人送来的。信里相当恳切地说明他是《生活》周刊多年的读者，一向如何敬佩韬奋先生，后来如何不得已跟着国民党军队投敌，现在保证不做卖国残民的坏事，等等。关于这一切，我考虑，其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是和他献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坚持不懈地创办生活书店，参加发起和领导救国会活动等是分不开的。可是他能如此深得人心，一定还有他特别的过人之处，值得我们好好重视和学习。

恰好他对我们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一有空就互相提些问题，或随便闲谈，或进而进行一些专题讨论。这样，终于使我愈亦明确地认识了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联系群众，深入调查，他写的文章当然用了不少心血，但都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他的许多重要思想，都像毛泽东同志所号召的那样，是经过反复查问，深思熟虑，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总结性意见。一句话，他乃是我们中真正办事写文章，不说空话的典范人物之一。

他当时特别关心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那一个多月中，韬奋同志在哪一天、什么地方和什么人、谈过什么话，我已记不清，不过无论从他常常向大家提出的问题来看，或是常常和我谈论的问题来看，他在当时最关心

的，似乎都是围绕着我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究竟是怎样同敌人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的。

在这方面，他对于许多有关的基本道理都了解得很透彻，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没有包括主力部队和民兵游击队在内的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如果不放手发动和坚决依靠群众，如果不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什么也谈不上。但他仍不肯满足于此。他觉得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以后仍能很快建立包括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地在内的这样一大片抗日民主根据地，实在是一个奇迹。而且这些根据地距离南京、上海这样近，较大城镇都已被敌伪占领，主要水陆交通都在敌伪控制之下，又无深山丛林足以隐蔽，居然能够生根立足，而且来去穿插自如，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既极振奋，又很惊奇。

最初，他特别关心和常常谈论的首要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这个地区和我们开辟、建立这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游击区的具体经过。

关于这个问题，他一有机会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某个县城或市镇是在什么时候，怎样沦陷成为敌伪据点的？原先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地方政府、地方武装到哪儿去了？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群众又是怎样把这些农村建成抗日根据地或游击区的？好些同志向他介绍了抗战初期南京失陷以后，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以前这一带的某些具体情况；我也谈了一些我在1941年初从桂林经过浙江，上海撤退到这个地区，特别是在1942年初担任二分区专员以后的若干情况。

这样，终于使他悟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就是占领与反占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上海、南京以及许多大小城镇，国民党顽固派或者撤退了，逃跑了，或者降投了，或是躲到边沿地带继续骑在人民头上，积极反共磨擦。共产党、新四军则挺进到敌后，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占领，而且越谈反占领，他

就越激动，什么叫反占领？他认为：“就是初步、局部收复已被日寇侵占的国土，了不得！”（大意）

当我们在那年十二月间向南转移到如皋县东部、南通县北部地区，他见到了当时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同志，交代了一些情况之后，忽又对我说：“光说收复失地还不够，还应该说已经坚守了已收复的国土。”他又接着说：“看起来坚守工作更加艰巨复杂，现在我又弄懂了三句话：扫荡与反扫荡，伪化与反伪化，包围与反包围。这几句话更加是了不起！有了占领与反占领，再加上这几条，就不单足以说明中国不会亡，而且已经证明根本没有亡，也永远亡不了。”（大意）

“行是知之始，实践第一”

韬奋同志来苏中地区的时候，正是我们那年冬季在苏中各地开展“三冬运动”的时候，所谓“三冬运动”，就是紧密结合“冬防”（发动训练民兵游击队准备反扫荡）和冬耕（冬季农事及副业生产等）开展冬学运动。在冬学运动中，我们把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看得比扫盲识字工作更重要一些，所以提出了一个“明理第一”的原则。这原是对比识字要求而言的，意思是每次活动都要多讲点道理，只要认识几个必要的字就行。他在多次听了有关情况汇报以后，有一天很恳切地对我说：“我还是赞成陶行知先生的话：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里的一切，在实际上都是实践第一。我来苏中，就是听实践，看实践，亲自跟着实践，才愈益弄明白一些道理。我看老百姓也只有通过实践来明理，明了理又更好地实践。”（大意）这几句话真是言简意赅，对我启发很大，至今犹深刻难忘。

把顽固派反共投降高潮打下去

在苏中地区，韬奋同志先后应邀到各机关学校作了几次公开演讲，如在如皋双北区（记得好像是在邱陞中学），南通骑岸镇附近新四军一师师部驻地，南通温家桥的南通县中学等处，时间约在1942年十二月中旬到下旬。

他的演讲除略谈来到苏中敌后根据地的主要观感外，多半着重介绍国内外形势，但讲得比较多、而且一谈就最易激动的，还是在谈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的情况及其反共投降阴谋的时候，每到这时，他差不多就忘记了自己耳朵的疼痛，总要大声疾呼地讲：“他们（指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搞反共投降阴谋，我们把他打下去了；第二次搞，把它打下去了；第三次搞，又把它打下去了！如果还要搞，还是要把它打下去的，谁要卖国投降，谁就要垮台，中国人民决不会答应！”“首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所有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亿万群众，就决不会答应！更不是他们所能反得掉、卖得了的！”

留在党外的时间应该结束了

韬奋同志还有另外一个十分关心的问题，就是请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是在当时是和我个别谈心的话题，而且不只谈过一次，前后至少有四次。

第一次，告诉我他曾亲口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当时周恩来同志答复他暂先留在党外更有利于抗日救国工作，他觉得有道理，就服从了。可是现在他已不可能再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进行公开活动，因而要我帮他考虑考虑，留在党外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结束了？

第二次，告诉我他自己反复思考的结果，他不单自己已经下了更大的决心，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应该结束留在党外的时间了。

第三次，第四次，是反复强调他继续留在党外不单没有必要，而且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更便于无所顾忌地为革命工作，更有利于推动进步力量下决心支持革命斗争……等等。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表示我个人同意他的意见，并可向上反映，但究竟该怎么办，还须请示中央决定，事后我也曾口头报告苏中区党委，建议转报华中局和中央。

一别成永诀

1943年一月上旬，中共中央华中局来电，请韬奋同志去盐阜地区，苏中区党委马上派人护送他北上，我们就分别了。分别时大家的心情还是相当愉快的，我估计华中局大概会设法逐步转送他去延安，除去担心他耳中有病，路上也许会碰到一些困难，别的什么也没有想。

可是他走后不久，华中局忽来急电，说敌人将增调三个师团来华中地区进行大扫荡，要各地立即抓紧进行精兵简政，力求短小精干，保证反扫荡的胜利。在此情况下，苏中区党委除其它各项紧急措施外，还决定要各旅精减一批连、排、班干部到教导大队，集中到抗日军政大学第九分校；要机关部队精减一部分干部到苏中党校，并决定派我担任抗大九分校副校长、兼苏中党校校长，会同两校其他几位领导同志率领两校同志于阴历年前后转到苏南两溧（溧阳县、溧水县——编者注）地区去。这样，我就好久都未听到有关韬奋同志的情况，直到很迟以后，才得知他到盐阜区后，因耳疾加重，并诊断为癌症，在海边隐蔽一段时间后，不得不秘密护送回上海就医，终于不治逝世。这真是整个国家民族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